“二孩政策”如何让家庭更美好

陶希东

新民时论

建国以来,我们实行的计划生育政策,对有效控制人口过快增长、推动经济快速发展做出了巨大的世界性贡献,而在不久前,中央结合我国人口老龄化不断加速、劳动年龄人口数量不断减少、独生子女社会问题不断增多等新国情和新趋势,主动顺应民众呼声,出台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全面两孩政策改革完善计划生育服务管理的决定》,正式施行“一个家庭可以自由生育两个小孩”的新人口政策。这一新政的出台和实施,对促进我国人口均衡发展、促进社会和谐稳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伟大复兴中国梦等诸多方面都有十分重大深远的意义。

我以为,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孩子是家庭的重要成员,二孩政策的施行,最大的好处是直接优化家庭结构、改善孩子的成长与教育环境,缓解我们普遍面临的养老问题 and 家庭教育问题,助推当代家庭走上更加和谐、更加美好的健康发展之路。

首先,有助于优化家庭结构,适度缓解家庭养老问题。在古老中国的传统发展时期,崇尚和追求多子多孙、多子多福的大家庭,是中国文化基因和生育行为的基本特征,子女赡养老人的基本伦理也延续

了几千年之久,并没有出现如今的养老问题;而如今,全国家庭结构的主体部分是一对父母和一个孩子组成的所谓核心家庭或小家庭,所谓的“421”家庭结构对自古以来子女赡养老人的传统伦理构成了巨大的威胁和挑战,乃至养老成为当今最严峻的社会问题之一。虽然一个家庭到底应该有几个孩子才算合理,没有现成答案,但一个家庭只有一个孩子的格局,对孩子成长、家庭养老等都不是最理想的结构模式。而二孩政策的实施,将会塑造“422”的新型家庭结构,一个四口之家,虽然无法达到传统时期的大家庭

规模,但更不是“孩子是唯一核心”的小家庭,也算是个中型家庭吧。尽管现在的养老问题是长期积累的结果与表现,需要国家综合制度的构建来慢慢化解,但原来由一个孩子承担的赡养老人的负担由未来的两个孩子分担,想必会缓解当今父母对未来养老的心理担忧和现实危机,更有助于推动中国“孝文化”的传统美德在家庭中得到自然延续和自觉落实。

其次,有助于让人生充满不可缺少的亲情,化解家庭教育的难题。正是在传统大家庭的背景下,老祖先给我们规定了父亲、母亲、哥哥、弟弟、

姐姐、妹妹、姑姑、舅舅等诸多称谓,这些成员也成为一个人在世期间能够不断克服困难、不断前行的持久动力和重要依靠,亲情和温暖相伴一生。同时,也出现了诸多古老的家风、家训、家教等优秀家庭教育文化。从这个意义上说,二孩政策的实行,一方面,有效减轻孩子一生没有兄弟姐妹而产生的孤独感和无助感,有效防止中国语境中叔伯姑姨舅婶等传统家庭长辈称谓的消失,换句话说,二孩政策可以重建孩子完整的人生初级关系网络,构筑多元化的亲情来源,为其往后的心理健康、快乐成长、勇往

直前提供可靠的精神支柱和动力源泉。另一方面,在当今的所谓核心家庭中,唯一的成为全家的唯一关注点,任何好的东西都给了孩子,缺乏同伴的情况下,让孩子懂得分享、爱幼自然成为空中楼阁,而有了自己的兄弟姐妹以后,家庭的一个关注核心可能变成双中心,尤其是当一个好吃好玩的东西一掰为二时,很自然地就培养了孩子分享、忍让、关心、爱护等高贵人格,这有助于化解如今家庭教育面临的种种难题,使家庭变得更加健康、快乐、融洽。(作者为上海社科院社会学研究所研究员)

“绰号”问题

凌河

已晚谭

“绰号”这个东西,本来流行于江湖——梁山泊一百零八将,人人都有绰号,到了《水浒》里头,虽是施耐庵编加,但民间毕竟早就有这样的“加冕”。始料不及的是,今日之官场,也有了林林总总的绰号。

就拿已经落马的贪官来说,有不少早就在民间有了绰号。曾任南京市长的季建业,因为胡乱拆建,被称为“季挖挖”,甚至被呼为“推土机市长”和“砍树市长”;曾任吉林省副省长的谷春立,在主政铁西、鞍山时因喜好暴力强拆,被称为“谷大扒”;云南省原副省长沈培平,因主政普洱时狂拆乱建,还学着“皇军”口气现场发令,被百姓封为“拆迁大佐”;广州市原市委书记万庆良,颐指气使,动辄在图上划改红线,被讽为“规划之神”;而宁夏回族自治区政府原副主席白雪山,则一路以“城建”群众直上,早被吴忠等地群众叫做“白乱拆”。至于曾任福建省副省长的徐刚,获号“三不书记”——不讲政治、不讲纪律、不讲规矩;已经落马的中国证监会原副主席姚刚,一手遮天股票发行十余年,被封为“发审皇帝”;尤其是天津市公安局原局长武长顺,黑白两道通吃,“连天津的停车场都是他的”,“武爷”的大号更是远近闻名,一直传到北京,引出了庙堂之高,拍案而起。

乍一看,上述官员的绰号,只是对他们“强悍作风”的讽刺,其实在绰号背后,早已隐藏着贪腐的背景。季建业这个“推土机市长”酷爱“大项目”,喜欢“强势推进”,不讲法律,不要规划,动辄随心所欲,“现场拍板”,“只要不死人,不死在现场,什么手段

都可用”,是他的名言。其实季市长的“工程”,很多都有猫腻,从昆山、苏州、扬州,一直到南京,他的身边一直追随着一批“建筑老板”,而“工程腐败”在季建业受贿案中竟占了大头,可见这个“季挖挖”,不只是作风“简单粗暴”而已。沈培平除了“拆迁大佐”,还有一个绰号,叫做“沈矿主”。他主政期间,在矿场公司兼并、开发矿产资源、处置矿区群体性事件上,一边是帮“老板”,一边把他们当“金主”收受大额贿赂,矿山变成他的摇钱树,所以“大佐”背后的“矿主”,才是事情的真相。

当然也有人,老百姓起的绰号,民间的饭后茶余,那是不能听的,老百姓不了解情况,情绪又趋偏激,听他们的议论,就会“冤枉好人”,就会错怪官员。但是也有一种看法,认为“群众的眼睛”,基本上还是“雪亮的”,他们虽然看不清官场的盘根错节,但从自身的感受,会有八九不离十的准确性。所以说老百姓给官员起的绰号,不失为一封封无形的“举报信”,而一些官员的绰号,也往往是“腐败的信号”……

这两种说法,孰是孰非,我也弄不清楚,但亲身感受过一事,又让人深有所思,略有所解。多年前在安徽某市,听街谈巷议,听饭后茶余,当地百姓称那里的市委书记王怀忠为“王三爷”,还有人称其为“王三亿”,说他的贪贿收赃,早已“巨大”。但又有什么用呢?王怀忠照样一路亨通,反而升任了副省长。王怀忠后来终究还是落马,还判了极刑,但这和老百姓的“无形举报”似乎一毛钱关系也没有,还是官场同僚“狗咬狗”咬出来才案发的呢!

所以说,“绰号”问题终究是个“问题”,值得我们举一反三。

带感

叶开

流行词手册

最近有一款国产汽车上市,广告主推“天生带感”。从机场的超大广告牌到各个网站的视频轰炸,显示出厂方在广告投放上的大手笔。

趁热打铁,我也写一下“带感”。

“带感”这个词,我一直听中学生说起,觉得很生动,很有感觉,极富表现力。

“带感”就是“有感觉”的意思,最初缘起也能追溯到日本动漫。我们日常生活中很多流行词都起源于日本动漫,例如常用的“宅男”“宅女”等名词。新一代孩子的世界里,日本动漫已经成为他们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的特殊词汇、独特表述,也会通过他们进入中国语言体系。这些慢慢地沉淀、融合,会变成日常生活中的常用语汇。

外来词融合于本土语言中的现象,近百年来一直在发生中。如“革命”“干部”“科长”这种类型的现代词语,都是首先出现在日本,后来才进入汉语体系。经过新文化运动、社会革命等等方式,这些词汇逐渐稳定下来,成为汉语常用语汇。因为太常用了,普通人都忘记了它们的真正来源。在一个开放的交流体系中,不同国家、不同民族的语言和文化交流,本来就是有来有往、不断变化的。在很长一段时间中,中国文化以及中国语言不断输入日本,构成了日本传统文化中很重要的一个部分。日本文化传统和现实中,至今都带着很重的中国文化烙印。而因现代化成功转型,日本文化从传统中更生,不断地吸收西方新文化,融合诞生了新的日本文化。“动漫”和“卡通”,大概是日本新型文化输出的最典型代表。

文化与价值的输出,是一个国家的文化与价值得到跨文化认同的标志。

中学生热爱日本动漫卡通的非常多。很多中学生因

为沉迷于日本动漫卡通中,还主动地学习日语,在潜移默化中不知不觉地掌握了一门外语。这证明了“兴趣是最好的老师”的正确性。同样,因为美国《变形金刚》等影片的辐射力,很多中学生因为“变形金刚”迷,自然而然地提高了英语能力。

新一代登上社会舞台,最典型、最鲜明的特征,是带着他们自创、有新时代特点的流行词。年轻一代都会不断地创造新词,并运用这些流行词把上一代人“变老”,而让他们被边缘化。跟不上流行词趋势的上一代人,如果不努力学习,就会“被变老”,连自己都感到无趣,只好退到广场中间跳广场舞,成为失落的一代。

流行词是一种特殊的分类/分隔方式,可以有效地把一个文化群体与其他文化群体区分开,也能把不同年龄层的群体轻松地切开。一个跟不上流行词表述的成年人,在青少年人群中会发现自己很吃力,甚至会显得很笨拙。孩子们可不管你是不是成年人,是不是老师或家长,他们只需以自己惯用的若干流行词不断轰炸,就能把你打回原形,降格为一个“愚笨者”。流行词用于分隔不同群体,非常高效,与服饰/打扮相比,一点都不差。所以,我们在认识“带感”这个词时要想到,一个新的流行词的出现,不是偶然的,而是激发/触动了使用者的某些深处情感。

一个“带感”的人,是生性幽默、语言新鲜、活力四射的。“带感”具新时代的鲜明特性——在注重个性化的网络世界表达中,“带感”不仅更加紧凑,节奏明朗,而且代入感很强。“带”是一个动词,因此带动力强烈,让“感觉”被带动了。“带”这个动词包含具体动作,以此跟抽象的“感觉”结合,形成跨界组合和创意表述。

这也是一种流行词生产模式。虽然不一定规范,但打破不同事物之间的界限,而变得诗得意盎然。

90后最爱读的是“出题人”写的书?

李泓冰

余烬录

年纪大了,就得防着自己别做九斤老太,老把“一代不如一代”挂在嘴边。确实也没啥哈喽的机会,周围的年轻人也都牛得成了精,而且多才多艺,文采灿然的姑娘,书法竟也精绝;平时嘻嘻哈哈的小生,不但写了有质量的,业余还教出一群比他更小的学生;甚至有十几岁的孩子,浸润文史程度之深,让俺这老朽汗颜……

直到今天看了一篇报道,心里有点“咯噔”。最近当当公布2015年用户图书消费情况,这个年销售五亿册图书的网店巨无霸,其统计按说有点儿靠谱。根据销量,它公布了各年龄段“最爱读的书”,堪堪都让我跌了眼镜儿:60后最爱的是《失传的营养学:远离疾病》——好吧,果然再冉再老之将至,关注点从世界转向了自己的身子骨儿;70后抢购的是《从0到1:开启商业与未来的秘密》——雄心犹存的一代,想是要跟硅谷创投教父学习创业;80后则把《秘密花园》的销量推到令人瞩目的150万册——这本手绘涂色书的大卖,让人对30多岁社会中坚一代的业余消遣充满好奇,拿着蜡笔集体玩填色?90后,完全出乎意料,年轻孩子们的“最爱”,竟是《肖秀荣2016考研政治命题人1000题》——实在忍不住吐槽了:这是什么鬼?

且慢,槽点还有呢!90后下单最多的20本书里,14本和考研政治以及英语考级相关,其中的6本都是“政治出题人”肖秀荣的“精讲精练”或“终极预测”……

九斤老太终于忍不住深深地叹了一口气。想当年,我们的青春欣逢禁书再版,热销的是《重放的鲜花》《青春万岁》,是托尔斯泰、巴尔扎克、罗曼·罗兰……

怎么弹指一挥间,只剩下“对考点的把握极为准确,直击命题要害”的政治老师肖秀荣了?

且慢叹气,让我静静。再想,就几乎能听到孩子们对九斤老太细碎的笑声了。首先,他们获取知识和信息的渠道,很少是纸质书籍了。读书,他们首选电子书或是移动终端阅读,还有海量的网上公开课,也是他们的精神营养之一。而考研和考级读物之所以需要纸质书,是因为这是短期突击的“案头必备”,耐翻易背,便于做笔记。和其他几代人不同,这个销量统计,并不足以解释他们的阅读偏好。其次,他们还会翻翻白眼:怪我咯?是不是质疑“出题人”更合适些?背出来的政治,真能训练出多么高明的政治学科素养吗?

这一代孩子其实比我们冷静务实,在和这个世界试探接触的过程中,他们愿意妥协,愿意采取一种接纳的姿态,必要的话还可以“跪了”可以“膜拜”。而我们,上一代人会交给他们一个怎样的阅读世界呢?会让他们觉得怎样的阅读才有效益、堪进补呢?堪为阅读导师的,不能只有“政治出题人”吧?

如果60后忙着去读养生书,人家90后抱着出题人的书去谋自己的前程,也无厚非。只是,不该老的,都提前忙着安排老年生活了;而本该青春洋溢、满脑子创新思维的孩子,却都在老子世故地揣摩出题人的心思——忍不住又叹了一口气。但愿,应付完考研后,潜龙在渊的他们,依然能飞龙在天。